

每个生命，都是娇嫩的

□方启良

人生中走一段路，有时需要几年，有时需要半辈子或一生。至于过程，或悠闲舒缓，或跌跌撞撞，你感叹，总算走过来了。偶尔回首来时路，你更多的是为自己而感动：我多么坚强，走过了那么多曲折、坎坷的路。

人生过程中的个味和辛酸，只有你自己懂。这一路，多风雨、多荆棘。在人前，你看着身上的疤、心里的伤，你暗慰：我若坚强，心自无恙！

但往往在你炫耀或庆幸躲过了风雨，自以为心坚似铁时，你却没防备的被一些细节击溃。一朵小花、一首老歌、一张发黄的照片或短短的一句话就会让你泪流满面。坚强的背后——每个生命，都是娇嫩的。

“娇嫩”一词，眼前呈现的大多是：初生的婴儿、青青的树苗、带露的鲜花……他们是这么惹人无限怜爱！

读小学二年级时，我是在一个把破庙当课堂的地儿度过的。那时，山村特穷，房子也破旧，教室时不时有烂檐板、破椽子掉下来。那个倒霉的下午，我不小心踩上了一截带钉子的椽子，钉

子一下扎过薄薄的鞋底，直接穿透了我的左脚背。我咬牙把脚拔了出来，血流了不少。我没与老师、同学说，一瘸一拐地跑回了家。路上倒没觉着多疼，可一看见母亲，我便放声大哭起来。

那个娇嫩的孩子把娇气撒向母亲的情景，每次回忆起来，又是酸楚又是幸福。

我有个邻桌，平时伶牙俐齿，像个小刺猬。她做事、说话和学习表现得都挺强势。她大大咧咧的，什么贤淑端庄、温柔可人在她身上是找不到的。我一直把她当哥们儿，我们无话不谈的。那年暑假，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信，拆开一看，是“小刺猬”的。她说，放假了好无聊啊，你们是上山打架还是下河摸鱼啊？其实，她信的中心就一个：开学后，你和我坐一起，好吗？我第一次看到了“小刺猬”柔软的一面。我很忐忑也很期待地回了信：一定！我也好想和你同桌。

可是开学后，远远地看见“小刺猬”我就慌了，步子因为颤抖拐了个弯。平时那么要强的我竟是这么胆怯，我和一个男孩坐一起了。我避开了她幽

怨的目光，并且每周我悄悄地和别人换座，后移一排，直到在教室的后窗下暗自神伤。

几年过去了，我们毕业各奔东西。又十几年过去了，我们天南地北为人父为人母。一次偶然的聚会，我遇见了“小刺猬”，岁月的风霜飞满了她的面颊。一时心里有微微的疼痛，我挤个笑脸：“‘小刺猬’，你还好吗？”

她死死地盯住我，虽然只有几秒钟，但我却感觉那么漫长。她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：“你说我还好吗？你这个骗子，为什么要答应我？”那一刻，风在四周吹起，我们好苍老！我真想紧紧地抱住“小刺猬”——无比娇嫩的“小刺猬”。

每个生命都是娇嫩的。无论你的经历多坎坷，阅历多丰富，外表多坚强，岁月的黄金甲总是覆盖着娇嫩的躯体。

母亲现在80多岁了，她对年幼的我最呵护。养儿难报慈母恩，今年，我把母亲接到家里，本想好好孝顺一下，谁想天气热，她背上生起了疮。贫穷年代，母亲都没喊过苦和疼，可这次母亲忍不住也许不想忍了，直喊疼。我用棉

签为她擦药，一次，心不在焉，下手重了，弄疼了她。她生气地说：“算了，不擦了！你不晓得，肉很娇嫩吗？”

那一瞬间，我心里大痛，没读书的母亲，暮年的母亲，她竟然懂得“娇嫩”一词！父亲离世早，母亲咬牙养大了我们7个孩子。其实，饱经风雨的母亲，是我们最娇嫩的花朵，我们有时却缺失了对她应有的照看和呵护。

我们总是看到别人的坚强和光鲜，却无视他们的汗水和心累。

我有个朋友，叫沙海铁迪，认识他，是从读他的一篇文章开始的。后来我大吃一惊，一个文章写得这么好又有思想的人，居然得了一种怪病。他脑干出血导致行动不便，每天坐在轮椅上，他想的和做的很不协调，比如他想吃饭，手却不能听命地伸向筷子，拿着筷子却又忘记了下一个动作。他和我聊天，每在键盘上打一句话我要等好长时间。他对自己的名字作了解释：沙利文的沙、海伦凯勒的海、史铁生的铁、张海迪的迪。

我明白了，这是一个坚强的人，他是我心中的史铁生。可他又是多么娇嫩啊，我默默祝福我的朋友能和我一起，能走过山走过水，能看到我们所想念的那片海。

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吧！善待身边的亲人和每一个遇见的朋友，善待每一个路过的小生命，每天多一点笑容，多一个拥抱！

因为，每一个生命，都是高贵的，也都是娇嫩的！

博客视野



盛装 杨代富摄

在我小时候，父亲请人写了一副对联，是清朝刘文定公的句子，高高地挂在大厅的抱柱上，上联是“惜食，惜衣，非为惜财缘惜福”。我的哥哥时常教我念这个句子，我念熟以后

惜福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主张，净土宗大德印光老法师也是这样的。有人送他银耳等补品，他自己总不愿意吃，而是转送到观宗寺去供养谛闲法师。别人问他：“法师，你为什么不吃好的补品？”他说：“我福气很薄，不堪消受。”

他老人家性情刚直，平常对人只问应当不应当，情面是不顾的。前几年，有一位皈依弟子去看望他，和他一起吃饭。这位弟子先吃完饭，老法师见他碗里剩了一两粒米饭，于是就

不客气地大声呵斥：“你有多大福气可以这样随便糟蹋饭粒！你得把它吃光！”

我因为有这样的家庭教育，后来年纪大了也没一时不爱惜衣食的，出家以后一直到现在也保持着这样的习惯。

把饭吃光

□李叔同

驿路随笔

对于花，一直处于浅喜淡爱中。

但是朋友君送来的一盆吊兰却让我怦然心动，顿生喜爱。

望着它那碧绿葱翠随风摆动的婀娜身姿，遂联想到向海湿地那跳跃展翅的丹顶鹤，如此，却也吻合了“折鹤兰”之说。

吊兰，并不似芳馨艳丽的百花那样生长到一定高度继而绽放，而是花梗生长到寸高之后便横伸倒堰，悬空凭垂着花葶，繁茂的绿色枝叶簇拥着精致细小白玉般的花朵，用心观望，感觉它是那么的超

吊兰

□戴忆湘

凡脱俗、素洁高雅，且在君子风仪温柔的俯伏下来把它那份独特的美奉献给人们。

历来文人们珍爱吊兰，把它视为生命中的绿色君子，这一切源于它适应性强，不择土壤，忍旱耐寒，且又常绿不枯的品性。

元代谢宗可就曾为此

写下《咏吊兰》：“江浦烟丛困草莱，灵根从此谢栽培。移将楚畹千年恨，付与东君一缕开。湘女久无尘土梦，灵均旧是栋梁材。午窗试读《离骚》罢，却怪幽香天上来。”一首旷世绝吟把吊兰诠释的尽善尽美。

崇尚吊兰的低调风格，敬仰吊兰的君子品德。

学书习画 感赋五题

□李闻方

情溢十六方
绘竹墨滴翠，
画梅笔携香，
颂歌八千六，
情溢十六方。

鹤乡无处不风光
书画情深伴墨香，
千笔万笔著华章，
转眼多少山河美，
鹤乡无处不风光。

艺苑竞放花千树
笔起笔落老骥心，
墨飞墨舞颂古今，
书画天地花千树，
喜迎艺苑又一春。

女帅男将绘千般
凤舞龙腾笔墨天，
女帅男将绘千般，
书天万里鹏翼展，
艺海无涯竞千帆。

新老朋友聚一堂
新老朋友聚一堂，
学书习画情谊长，
盛气不因暮年减，
夕阳路上也风光。

白城日报广告业务电话

0436—3323838